論語註疏/卷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陽貨第十七

論語註疏
微子第十八
作者：何晏　邢昺　三國　北宋

子張第十九

原文(無註)

卷十八 • 微子第十八

疏正義曰：此篇論天下無道，禮壞樂崩，君子仁人或去或死，否則隱淪岩野，周流四方，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，四乳生八士之名。以前篇言群小在位，則必致仁人失所，故以此篇次之。

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（馬曰：“ 微、箕，二國名。子，爵也。微子，紂之庶兄。箕子、比干，紂之諸父。微子見紂無道，早去之。箕子佯狂為奴，比干以諫見殺。 ”）孔子曰：“ 殷有三仁焉。 ”（仁者愛人。三人行異而同稱仁，以其俱在憂亂寧民。）

疏“ 微子 ”至“ 仁焉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殷有三仁，誌同行異也。“ 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 ”者，微子，紂之庶兄。箕子、比干、紂之諸父。見紂無道，微子去之，箕子佯狂為奴，比干以諫見殺。“ 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 ”者，愛人謂之仁。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，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。○注“　馬曰 ”至“ 見殺 ”。○正義曰：云“ 微、

箕，二國名。子，爵也”者，孔安國云：“微，圻內國名，子爵，為紂卿士，去無道。”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，孔雖不言箕，亦當在圻內。王肅云：“微，國名，子爵，入為王卿士。”肅意蓋以微為圻外，故言入也。微子名啟，《世家》作開，辟漢景帝名也。“微子，紂之庶兄。箕子、比干，紂之諸父”者，啟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。《呂氏春秋・仲冬紀》云：“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，其時尤尚為妾。改而為妻，後生紂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，太史據法而爭曰：‘有妻之子，不可立妾之子。’故立紂為後。”遍檢書傳，不見箕子之名。惟司馬彪注《莊子》云：“箕子，名胥餘。”不知出何書也。《家語》曰“比干於紂，親則諸父”，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。箕子則無文。《宋世家》云：“箕子者，紂之親戚也。” 言親戚，不知為父為兄也。鄭玄、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，服虔、杜預以為紂之庶兄，既無正文，各以意言之耳。云“微子見紂無道，早去之。箕子佯狂為奴，比干以諫見殺”者，《尚書・微子篇》備有去殷之事。《本紀》云：“西伯既卒，周武王之東伐，至盟津。諸侯叛殷，會周者八百。諸侯皆曰：‘紂可伐矣。’武王曰：‘爾未知天命。’乃複歸。紂愈淫亂不止。微子數諫不聽，乃與太師謀，遂去。比干曰：‘為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爭。’乃強諫紂。紂怒曰：‘吾聞聖人心有七竅。’剖比干，觀其心。箕子懼，乃佯狂為奴，紂又囚之。”是也。

柳下惠為士師，（孔曰：“士師，典獄之官。”）三黜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 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（孔曰：“苟直道以事人，所至之國俱當複三黜。”）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疏“柳下”至“之邦”。○正義曰：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。“柳下惠為士師”者，士師，典獄之官也。“三黜”者，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，任其直道，群邪醜直，故三被黜退。“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”者，或人謂柳下惠曰：吾子數被黜辱，未可以去離魯乎？“曰：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”者，答或人不去之意也。焉，何也。枉，曲也。時世皆邪，已用直道以事於人，則何往而不三黜乎？言苟直道以事人，所至之國俱當複三黜。若舍其直道，而曲以事人，則在魯亦不見黜，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？○注“士師，典獄之官”。○正義曰：士師，即《周禮》司寇之屬，有士師、卿士，皆以士為官名。鄭玄云：“士，察也，主察獄訟之事。”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。

齊景公待孔子曰：“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”（孔曰：“魯三卿，季氏為上卿，最貴；孟氏為下卿，不用事。言待之以二者之間。”）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（以聖道難成，故云吾老不能用。）

疏“　齊景”至“子行”。正義曰：此章言孔子失所也。“齊景公待孔子”者，待，遇也，謂以祿位接過孔子也。“曰：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間待之”者，魯三卿，季氏為上卿，最貴；孟氏為下卿，不用事。景公言，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，若魯季氏，則不能，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。又不可使其位卑，若魯孟氏。故欲待之以季、孟二者之間。“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”者，時景公為臣下所製，雖說孔子之道，而終不能用，故讬云聖道難成，吾老不能用也。“孔子行”者，去齊而歸魯也。○注“以聖道難成，故云吾老不能用”。○正義曰：案《世家》云：“魯昭公奔齊。頃之，魯亂。孔子適齊。景公數問政。景公說，將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嬰諫而止之。異曰，景公止孔子曰：‘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’齊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聞之。景公曰：‘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’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”是其事也。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（孔曰：“桓子，季孫斯也，使定公受齊之女樂，君臣相與觀之，廢朝禮三日。”）

疏“　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。桓子，季孫斯也，使定公受齊之女樂，君臣相與觀之，廢朝禮三日，孔子遂行也。案《世家》：“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攝相事。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。與聞國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飾賈；男女行者別於塗；塗不拾遺；四方之客至乎邑者，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歸。齊人聞之而懼，曰：‘孔子為政必霸，霸則吾地近焉，我之為先並矣。盍致地？’犁鉏：‘請先嘗沮之，沮之而不可則致地，庸遲乎？’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《康樂》，文馬三十駟，遺魯君。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，將受，乃語魯君為周道遊，往觀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‘夫子可以行矣。’孔子曰：‘魯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’桓子卒受齊女樂，三日不聽政。郊，又不致膰俎於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師己送，曰：‘夫子則非罪。’孔子曰：‘吾歌可夫？’歌曰：‘彼婦人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婦人之謁，可以死敗。蓋優哉遊哉，維以卒歲。’師己反，桓子曰：‘孔子亦何言？’師己以實告。桓子喟然歎曰：‘夫子罪我以群婢也夫！’孔子遂適衛。”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（孔曰：“接輿，楚人。佯狂而來歌，欲以感切孔子。”）曰：“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？（孔曰：“比孔子於鳳鳥。鳳鳥待聖君乃見，非孔子周行求合，故曰衰。”）往者不可諫，（孔曰：“已往所行，不可複諫止。”）來者猶可追。（孔曰：“自今已來，可追自止，辟亂隱居。”）已而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”（孔曰：

“已而已而者，言世亂已甚，不可複治也。再言之者，傷之深也。”）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（包曰：“下，下車。”）

疏“　楚狂”至“之言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。“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”者，接輿，楚人，姓陸名通，字接輿也。昭王時，政令無常，乃被發佯狂，不仕，時人謂之楚狂也。時孔子適楚，與接輿相遇，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，欲感切孔子也。“曰：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”者，此其歌辭也。知孔子有聖德，故比孔子於鳳。但鳳鳥待聖君乃見，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，而每不合，是鳳德之衰也。諫，止也。言已往所行者，不可複諫止也。自今已來，猶可追而自止。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。“已而，已而”者，言世亂已甚，不可複治也。再言之者，傷之深也。殆，危也。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，自將危亡無日，故曰殆而。而皆語辭也。“孔子下，欲與之言”者，下，謂下車。孔子感其言，故下車，欲與語。“趍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”者，趍，謂疾行也。疾行以辟孔子，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。

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（鄭曰：“長沮、桀溺，隱者也。耜廣五寸，二耜為耦。津，濟渡處。”）長沮曰：“夫執輿者為誰？”子路曰：“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魯孔丘與？” 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（馬曰：“言數周流，自知津處。”）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為誰？”曰：“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魯孔丘之徒與？”對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（孔曰：“滔滔，周流之貌。言當今天下治亂同，空舍此適彼，故曰誰以易之。”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”（士有辟人之法，有辟世之法。長沮、桀溺謂孔子為士，從辟人之法；已之為士，則從辟世之法。）耰而不輟。（鄭曰：“耰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覆種不止，不以津告。”）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，（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己也。）曰：“鳥獸不可與同群，（孔曰：“隱於山林是同群。”）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（孔曰：“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，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？”）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”（言凡天下有道者，丘皆不與易也，己大而人小故也。）

疏“　長沮”至“易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記孔子周流，為隱者所譏也。“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”者，長沮、桀溺，隱者也。耜，耕器也。二耜為耦。津，濟渡之處也。長沮、桀溺並二耜而耕，孔子道行於旁過之，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。“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為誰”者，執輿，謂執轡在車也。時子路為禦，既使問津，孔子代之而執轡，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：夫執轡者為誰人？“子路曰：為孔丘”者，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，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。“曰：是魯孔丘與”者，長沮舊聞夫子之名，

見子路之答，又恐非是，故複問之曰：“是魯國之孔丘與？與是疑而未定之辭。“曰：是也”者，子路言，是魯孔丘也。”曰：是知津矣”者，長沮言，既是魯孔丘，是人數周流天下，自知津處，故乃不告。“問於桀溺”者，長沮不告津處，故子路複問桀溺。“桀溺曰：子為誰”者，不識子路，故問之。“曰：為仲由”者，子路稱姓名以答也。“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”者，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，有恐非是，故複問之曰是與？“曰：然”者，然尤是也。子路言已是魯孔丘之徒也。“曰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”者，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。滔滔，周流之貌。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？當今天下治亂同，皆是無道也，空舍此適彼，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？“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”者，士有辟人、辟世之法，謂孔子從辟人之法，長沮、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。且而皆語辭，與猶等也。既言天下皆亂，無以易之，則賢者皆合隱辟。且等其隱辟，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，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，意令孔子如已也。“ 耰而不輟”者，耰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覆種不止，不以津告。“子路行以告”者，子路以長沮、桀溺之言告夫子。“夫子憮然”者，憮，失意貌。謂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。“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群”者，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。山林多鳥獸，不可與同群。若隱於山林，是同群也。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”者，與，謂相親與。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？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，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”者，言凡天下有道者，我皆不與易也，為其己大而人小故也。○注“耜廣五寸，二耜為耦”。○正義曰：此《周禮・考工記》文也。鄭注云：“古者耜一金，兩人並發之。今之耜歧頭兩金，象古之耦也。”《月令》云：“脩耒耜。”鄭注云：“耜者，耒之金。”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以杖荷蓧。（包曰：“丈人，老人也。蓧，竹器。”）子路問曰：“子見夫子乎？” 丈人曰：“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為夫子？”（包曰：“丈人云：不勤勞四體，不分殖五穀，誰為夫子而索之邪？”）植其杖而芸。（孔曰：“植，倚也。除草曰芸。”）子路拱而立。（未知所以答。）止子路宿，殺雞為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隱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（孔曰：“子路反至其家，丈人出行不在。”）子路曰：“不仕無義。（鄭曰：“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。”）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（孔曰：“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，反可廢君臣之義邪？”）欲絜其身，而亂大倫。（包曰：“倫，道理也。”）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（包曰：“言君子之仕，所以行君臣之義，不必自己道得行。孔子道不見用，自已知之。”）

疏“子路”至“之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語也。“子路從而後，遇

丈人，以杖荷蓧”者，子路隨從夫子，行不相及而獨在後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。“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”者，夫子，孔子也。“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為夫子”者，丈人責子路云：“不勤勞四體，不分殖五穀，誰為夫子，而來問我求索之邪？”“植其杖而芸”者，植，倚立也。芸，除草也。丈人既責子路，至於田中，倚其荷之杖而芸其苗。“子路拱而立”者，子路未知所以答，故隨至田中，拱手而立也。“止子路宿，殺雞為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”者，丈人留子路宿，殺雞為黍而食之。丈人知子路賢，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。“明日，子路行以告”者，既宿之明日，子路行去，遂及夫子，以丈人所言及雞、黍、見子之事△告之也。子曰：“隱者，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”者，夫子言，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。使子路反求見之，欲語以己道。子路反而至其家，則丈人出行不在也。“子路曰：不仕無義”者，丈人既不在，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，令其父還則述之。此下之言，皆孔子之意，言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，君臣之義也，人性則皆當有之。若其不仕，是無君臣之義也。“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”者，言女知父子相養，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，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？欲清絜其身，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。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”者，言君子之仕，非苟利祿而已，所以行君臣之義，亦不必自己道得行。孔子道不見用，自已知之也。○注“，竹器”。○正義曰：《說文》作蓧，芸田器也。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（逸民者，節行超逸也。包曰：“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。”）子曰：“不降其誌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”（鄭曰：“言其直已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。”）謂“柳下惠、少連，降誌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”。（孔曰：“但能言應倫理，行應思慮，如此而已。”）謂“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（包曰：“放，置也。不複言世務。”）身中清，廢中權。（馬曰：“清，純潔也。遭世亂，自廢棄以免患，合於權也。”）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”。（馬曰：“亦不必進，亦不必退，唯義所在。”）

疏“逸民”至“不可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。“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”者，逸民，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。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。“子曰：不降其誌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”者，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。言其直己之心，不降誌也，不入庸君之朝，不辱身也，惟伯夷、叔齊有此行也。“謂柳下惠、少連，降誌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”者，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，是降誌辱身也。倫，理也。中倫中慮，但能言應倫理，行應思慮，如此而已。不以世務嬰心，故亦謂之逸民。“謂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”者，放，置也。清，純潔也。權，反常合道也。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，放置言語，不複言其世務，

其身不仕濁世，應於純潔；遭世亂，自廢棄以免患，應於權也。“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”者，孔子言，我之所行，則與此逸民異，亦不必進，亦不必退，唯義所在，故曰無可無不可也。不論朱張之行者，王弼云：“朱張字子弓，荀卿以比孔子。”言其行與孔子同，故不論也。

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幹適楚，（孔曰：“亞，次也。次飯，樂師也。摯、幹皆名。”）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（包曰：“三飯、四飯，樂章名，各異師。繚、缺皆名也。”）鼓方叔入於河，（包曰：“鼓，擊鼓者。方叔，名。入，謂居其河內。”）播鞉武入於漢，（孔曰：“播，搖也。武，名也。）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。（孔曰：“魯哀公時，禮壞樂崩，樂人皆去。陽，襄皆名。”）

疏“　大師”至“於海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記魯哀公時，禮壞樂崩，樂人皆去也。“大師摯適齊”者，太師，樂官之長，名摯，去魯而適齊也。“亞飯幹適楚”者，亞，次也。天子諸侯每食奏樂，樂章各異，各有樂師。次飯樂師名幹往楚，三飯樂師名繚往蔡，四飯樂師名缺往秦。“鼓方叔入於河”者，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。“播鞉武入於漢”者，播，搖也。鞉如鼓而小，有兩耳，持其柄搖之，旁耳還自擊。搖鞉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。“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”者，陽、襄皆名，二人入居於海內也。

周公謂魯公（孔曰：“魯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於魯。”）曰：“君子不施其親，（孔曰：“施，易也。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。”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（孔曰：“以，用也。怨不見聽用。”）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！”（孔曰：“大故，謂惡逆之事。”）

疏“周公”至“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”。○正義曰：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。“周公謂魯公”者，魯公，周公之子伯禽，封於魯。將之國，周公戒之也。“曰君子不施其親”者，施，易也。言君子為國，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，當行博愛廣敬也。“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”者，以，用也。既仕為大臣，則當聽用之，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。“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”者，大故，謂惡逆之事也。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，則不有遺棄也。“無求備於一人”者，求，責也。任人當隨其才，無得責備於一人也。

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適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。（包曰：“周時四乳生八子，皆為顯士，故記之爾。”）

疏“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適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記異也。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，每乳皆二子，凡八子，皆為顯士，故記之耳。鄭玄以為成王時。劉向、馬融皆以為宣王時。